

《五角大楼的新地图》续篇



Blueprint for Action

A Future Worth Creating

行动蓝图

——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

[美] 托马斯·巴尼特 著

JUNSHIYIWENCHUBANSHE

军事谊文出版社

书 名：行动蓝图——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

著 者：〔美〕托马斯·巴尼特

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印刷者：北京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 1/16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张：21

字 数：293 千字

印 数：1001 - 2500

统一书号：80150 - 259 （军内发行）

译 序

《行动蓝图：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一书是美国政治畅销书《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004年出版）的续篇，于2005年由美国帕特南出版集团出版。作者托马斯·巴尼特现为恩特拉解决方案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定期向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特种作战司令部、联合部队司令部提供建议。巴尼特曾任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兼高级战略研究员，2001年10月至2003年6月在美国国防部部队转型办公室任职，参与策划美军的未来战略。他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认为中国应更多地融入世界安全管理与和平维护，中美应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作者曾在《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中提出，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可以被划分成两大区域：一个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地区”，处在该区域中的基本都是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国家；另一个则是“未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空隙区”，处在该区域中的基本都是失败国家，它们是对美国和世界安全造成威胁的主要来源。作者在本书中延续并发展了前书的观点，认为美国必须责无旁贷地肩负起维护核心区安全、缩小空隙区的重任。美国应通过持续推进全球化以及赢得中国等新核心国家的一系列举措来扩大核心区的范围，并通过消除隔绝状态、加强联系来逐步压缩空隙区，一次减少一个有威胁的国家。

作者同时指出，美国应依据“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

后的新形势将美军分成两支不同的部队：一支是力量强大的利维坦式部队以赢得战争；另一支部队则是系统管理部队以维护和平。要实现美国所希望的安全、和平、繁荣的未来，两者缺一不可，而且系统管理部队应成为美军未来的发展重点，美军应与世界一道发展并运用系统管理部队。本书作为《五角大楼的新地图》的续篇，在前书提出概念、指出问题的基础上，试图给出解决办法，勾画未来的行动蓝图。本书进一步重申并完善了作者所提出的核心区、空隙区、利维坦式部队、系统管理部队等新概念，并对美国和美军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行动建议。本书对了解世界新格局及美军未来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前言 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

大战略要有大视野，而我力图在第一本书《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阐明的正是这种大视野。直到现在，美国防务圈内的读者对那本书反应仍然相当热烈，同时也相当有挑战性。五角大楼各地区司令部中的长远规划制定者均欣然赞同该书所具有的全球视角以及其中预示的进行变革的战略需要，但他们与其他读者一样也很快发现了第一本书的问题所在：书中所预示的行动蓝图远远超出了国防部力所能及的范围。

这是第一本书中存在的巨大局限：它从军事角度揭示了驱动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动力或驾驭全球化的规则体系，但是它却没有向军界之外的众多读者解释清楚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处的群体该如何参与到营造新的国际安全环境这一努力中来——一切经济活动及政治稳定最终都有赖于这一国际安全环境的建立。此外，一些读者难以接受书中关于该如何使用武力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关于和平的讨论中都不应包含有战争逻辑。诚然，在现实生活中安全对于维护持久和平是必需的，但仅仅有安全却是远远不够的。

我在第一本书中叙述了全球化如何遍及拥有世界 2/3 人口的地区，即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地区，并叙述了在与全球经济联系薄弱的地区，或是我称之为“未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空隙区”中，1/3 的人类是如何继续在上述和平区域之外苦苦挣扎。自冷战结束后，所有的战争、内战以及种族灭绝灾难都发生在这个空隙区中，所以我对结束战争的主张，始于压缩空隙区，止于使全球化真正惠及全球以及根除造成当今世界危险的隔绝现象。

这一主张敦促美国制订一项战略，该项战略大胆地要求美国将本

国安全同确保全球化继续生存和最终取得成功的安全同等看待。在此主张中，我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同全球和平战略重新联系在一起，就像冷战时期那样。在冷战期间，我们保护西方国家免受来自东方的威胁，不只是为了本国的生存，还为了全世界自由的延续。

美国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都忘记了这一联系。当时，我们沉溺于一种错误认识之中，误以为在这个星球上，全球化以其自身不可阻挡的脚步将会解决它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任何安全问题。然而，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我们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那一刻起，我们认识到全球化以及由全球化通过广泛联系所滋养出的自由，同样需要守卫者，因为在整个空隙区乃至核心区内部都广泛存在着与之为敌的势力。

我们的目标就是兼收并蓄与全球和平。这两个目标在全球反恐战争初期似乎是个幻想，但这其实是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因此我把对这一战略的阐述作为我毕生的事业。来自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军方的读者在对第一本书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他们不仅需要对当前安全环境及指导改善环境的大战略做出准确的描述，还想听到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他们想要得到对未来关键任务的阐述：需要制定的规则体系，需要建立的公共机构以及需要赢得的和平。

本书就将传达这些信息。

我提出这一行动蓝图绝不是轻率之举，因为我清醒地看到了我们在这场冲突中已经做出的牺牲，并对我们将要做出的牺牲有着深刻的认识。我的整个成年时代都是在美国军队内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度过的。我相信，美军是一支举世无双的捍卫全球福祉的力量。我曾经目睹自己的亲人们远离故土，投身战场。我非常清楚：通过自己所做的牺牲，他们表明了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而不仅仅是“更好”的美国人——他们对世界人民同对自己的同胞一样慷慨无私。

我相信美国正是在这种慷慨、牺牲与博爱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们总会遇到与当今世界的广泛联系及其所滋生出的自由为敌的人，但本书所探讨的内容却并非仅仅是如何击败这些敌人，而是我们的理

想如何最终取得胜利。只有通过言语和行动将这些理想实现并使其流传后世，这些理想才算存在。本书所述的行动蓝图并非针对“他们”，而是涉及“我们”——我们的主张与信仰。

自从开始撰写《五角大楼的新地图》，我愈发坚信，美国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就是当代全球化取得深远影响和成功的源代码。我们已经使强有力的网络效应开始启动，它涵盖了最高层次的经济和技术联系。但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必须帮助空隙区融入现存的联系之中。但同样，我们也必须帮助整个世界——核心区和空隙区——创造出与确保相互依存相匹配的政治和安全联系网，而这种依存关系现在就存在于所有深深融入日益发展的全球经济中的国家之间。

可以说，当今世界需要迎头赶上以适应时代要求。我们需要使我们的安全规则体系与不断发展的联系网络相适应，使政治规则体系与经济活动相适应。我们要保持不折不扣的平衡，不让其中的任何成员掉队，发动战争的同时必须缔造和平——否则我们的胜利就是虚幻的。

陈述这一艰巨要求与将其实现之间有着巨大区别。但是，我不仅仅认为美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而是坚信美国是一种决定性力量：她将带领世界走向成功而非失败，走向稳定而非冲突，为我们的子孙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是期望他们完成本应由我们完成的事业。

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任务中没有任何一项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将其他大国视为对手，而是将它们看作即使能力有限但在愿望上却与我们完全相同的伙伴，这一切就都是可行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制定了许多新的国际行为规则，但最终真正发挥效用的却仅是那些为其他国家所认可并接受的规则。全球化需要的是驾驭它的规则而非一个统治者。我们可以提出建议，但决不能强加于人，因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是他们对于权力的不同看法，而且还包括他们的不同看法所具有的不同力量。

美国一定能完成这项使命。我这里所说的不是可能性而是必然性。这一工作早晚都会完成，如果不是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完成，也会在其

他人领导下完成。我完全相信，如果有什么事在未来值得去做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动手去做。而且，如果我们知道美国有能力去做，那么美国就应该去做。

让我们开始吧！

托马斯·巴尼特

2005 年 7 月 4 日

《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中涉及的主要术语

非对称战争：指在实力悬殊的双方之间爆发的冲突。自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红军解体之后，美军便很清楚自己基本上成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在面对面的较量中。但这也意味着弱小得多的对手可能会避开美军的锋芒而利用它的弱点，在战斗中采取聪明却“肮脏”的手段。通过“9·11”事件，美国对于 21 世纪中的非对称战争有了真切体会。

联系：指由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包括全球经济中正在形成的金融、技术和供给架构（即资金、伴随货物的服务以及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流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繁荣期间，许多人相信诸如因特网和手机等通信技术上的进步最终将战胜一切，消除商业周期，消除国界，并最终消除国家在管理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虚拟的全球安全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9·11”事件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联系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变革力量，但是它却不能独自维护全球安全，这主要是因为任何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了实质性增强时往往都会引起激烈反应，其中包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隔绝：本世纪的危险将来自于隔绝状态。隔绝使整个社会同全球其他区域分割开来，使为害者获得猖獗的机会，在这些人的独裁统治之下或是在失败国家中，隔绝便于跨国势力利用由此而造成的混乱状态达成他们的危险目的。消除隔绝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中心安全任务，拯救被迫处于因隔绝所带来的困苦之中的人们也是我们所肩负的一项首要道德责任。但同样重要的是：通过扩大全球化所带来的联系，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平与繁荣。

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地区：指那些积极将本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并遵循由全球化所带来的安全规则的地区。核心区目前包括了北美洲、“新”“旧”欧洲、俄罗斯、日本、韩国、中国（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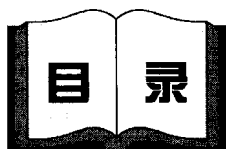
式部队，便没有安全；以及（10）没有（美国的）意志，便不会出现利维坦式部队。看清楚军事力量与市场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好的商业战略所需的，也是好的国家安全战略所必需的。

未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空隙区：指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经济以及维系世界稳定的规则体系相隔绝的地区。在今天，这一空隙区包含了加勒比海地区、安第斯山地区的南美洲、几乎整个非洲、巴尔干地区的一部分、高加索地区、中亚、中东，以及绝大部分东南亚地区。这些区域构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臭氧层空洞”，许多情况下，这些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相当少或几乎不存在。当然，在每个区域中都有一些在特征上类似核心区的国家（正如核心区内也存在着主要由贫困造成的类似空隙区的区域），但是它们好像破败街区里的豪宅，为空隙区的整体大环境所包围。

规则体系：指描绘某种活动一般如何进行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探讨了涉及国际事务中的冲突与暴力的新规则体系，即一国政府应该决定在何种情况下从遵循和平规则体系转为执行战争规则体系。“9·11”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五角大楼和全世界，它使人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一套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新规则体系，以取代美苏冷战时期的旧体系。该书不仅从美国视角，也从国际视角解释了新的规则体系将如何在未来发挥作用。

规则体系重置：指当危机使人们认识到所处的世界极端需要某些新规则之后，人们往往开始以过激的态度制定这些规则（例如《爱国者法》和“9·11”事件之后的先发制人战略）。此类规则体系的重置有时候可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这也可能相当危险，因为在填补一切规则漏洞的冲动之下，人们开出的药方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比所要治疗的疾病更大。

边缘国家：指处于空隙区边缘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南非、摩洛哥、阿根廷、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核心区成员，但是其他大多数属于真心希望融入核心区的国家。这些国家对于国际安全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恐怖分子进入核心区的地理通路。美国对待这些国



前言 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	(1)
《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中涉及的主要术语	(1)
第一章 世界现在需要什么	(1)
理解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间隙	(4)
一个处理战争与和平之间间隙的部门	(23)
处理政治破产国家的巴尼特细则	(41)
第二章 通过联系赢得战争	(66)
把中东同世界联系起来	(69)
创建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新规则体系	(95)
第三章 通过确保东部发展核心区	(122)
以今天的价位拴住中国	(124)
美国在未来最重要的盟友将是新核心区国家	(146)
火车头不可能快过最后一节车厢	(170)
第四章 通过结束隔绝缩小空隙区	(185)
接下来的选择	(188)
无赖国家方案	(196)
伊斯兰弧形地带方案	(197)
失败国家方案	(198)
国内安全方案	(199)
能源独立方案	(199)
人道主义援助方案	(199)
影响空隙区排序的未知因素	(200)

从空隙区到核心区的旅途中的转折点	(203)
其他需要提到的新核心区支柱国家	(206)
为从内部缩小空隙区所必需的基石	(224)
好市场需要好政府	(225)
了解一个国家只需看其如何对待女性	(229)
没有资金，就没有资本主义	(231)
第五章 我们已经遇到了敌人	(236)
历史的倒退和最新的敌人	(238)
各种文明的交融	(250)
世界大同……或者，非零和	(266)
结语 必将发现的英雄	(285)
后记 博客未来	(301)
致谢	(319)

第一章 世界现在需要什么

我赞成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我清楚，我们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即我所讲的利维坦式部队，在这个地球上无人能敌，它能够比较轻松地击败伊拉克军队。我也知道，这场战争仅构成了伊拉克由独裁梦魇向多元化联系型社会转型的前半个阶段，而实现后半个阶段——和平将是异常艰难的。我知道，我们的许多军方领导人根本不希望建立那支在第二阶段完成缔造和平任务的军队，即我所讲的系统管理部队，因为它让人们想起美国在冷战时期为重建某个国家（即越南）而作出努力的痛苦记忆。我同其他人一样清楚，美军尚未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做好准备，而这一任务在最初阶段的失败将异常惨痛且代价高昂，事实上将远远超过战争中的损失。

但是我也知道：没有任何国家机构能够比美国军队更快而且更好地应对失败——它一直就是这样的。

如今，我们正在见证整个美军，特别是其地面部队（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即众所周知的“转型”。以前仅以高科技为特色的战争如今却囊括了众多不同层级的军事行动，从最高级的信息共享一直到地面部队遵循的基本交战原则，而所有这些都是着眼于我们所面临的新挑战：缔造和平。这一转变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人们现在都不太喜欢使用“转型”这个术语，因为其本身与某些高科技存在密切联系。因此，五角大楼现在把主要精力用来与盟友进行秘密对话，讨论他们如何更好地分担庞杂的系统管理任务，而不是专注于那些高度机密、用来满足利维坦式部队雄心的“黑色计划”。五角大楼在2005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对于战争的定义与构成胜利的要素作出了重新规定，而放弃了美军将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性常规战争的提法。在军事史上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占领行动使占

领者而不是被占领者发生了更大的转变。伊拉克战争不会给美军留下长久的印记，但“伊拉克和平”却会对美军进行彻底的重新界定，将转型重心由空中转向地面，由大规模战斗行动转向在冲突结束之后恢复稳定的行动，由利维坦式部队转向系统管理部队。

但这并非易事。

随着军队由资金密集型（如利维坦式部队耗资巨大的武器系统）向人力密集型（如系统管理部队训练有素的平叛部队和宪兵）转变，围绕预算优先权的争斗将会在未来几年中变得激烈。大型国防工业企业将被迫进行痛苦的变革：由小批量制造昂贵得可笑的武器装备向大批量生产造价低廉的武器装备转变，并且越来越多地增加无人操纵武器装备的生产。伴随这一过程，个人的职业生涯会有起有伏，不同的行业也可能此消彼长，但是缔造和平最终将超过实施战争而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美国将成为“全球经济”这一系统的管理者——管束坏分子，处理失败国家，引导新兴支柱国家的崛起——与此同时将对本土的威胁消灭在其滋生地。

请注意，我并不是在谈论什么遥远的个人梦想。我所说的正是小布什政府新近提出的美利坚合众国新国家军事战略，这是我国武装力量几十年来所发生的最具深远意义的一次变革。本届政府在2001年就任之初，曾对这一战略所表达的一切都公开表示不屑，但在2009年卸任之际，它将完成对五角大楼的重新塑造，以适应“9·11”后的国际安全环境：仍需保卫的“西方旧核心”（北美、欧洲、工业化的亚洲国家、澳大利亚）；需要进行深层次接触的崛起中的亚洲及拉丁美洲新核心大国（印度、中国、韩国、俄罗斯、阿根廷、巴西、智利）；需要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处于世界经济边沿的边缘国家（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以及充斥着隔绝地区的“空隙区”（加勒比海沿岸、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区、非洲、高加索、中亚、中东、东南亚）。有必要压缩最后一类地区，将威胁逐一消除。

我曾在五角大楼工作多年，充分了解提出新战略与建立一支能够将其付诸实施的部队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我们对于即将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不能存有任何幻想。这项任务就是建立新的全球安全秩序，通

过这一步骤不仅确保核心区的安全，还要消除空隙区内的战争。是的，一切都始自美国，一切都从安全开始。所以，最近在五角大楼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即便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前面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我们，完成它们不仅需要军方的努力，还需要我们整个政治体系作出努力，亦即要求我们每个人作为充分了解时事、勇于抒发己见以及具有辨别能力的选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美国现在正处于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和平时期的转折点，在这个时期内，几个世纪以来为我们所熟知的战争将从战略场景中消失。但是，为了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我们需要更为有效的手段。我们需要消除对当今世界构成危险的隔绝状态。我们需要压缩空隙区，结束其中的痛苦与挣扎，取消它们的存在。我们需要以公平的方式使“全球经济”真正惠及全球。

要实现所有这些崇高的目标，我们需要拥有一支能够像实施战争那样有效缔造和平的军队。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有效弥合我们目前的战争部（国防部）与和平部（国务院）之间分歧的新部门。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种来自整个核心区的能力——一种机制上的能力——以压缩空隙区，逐一减少隔绝国家。

这一大战略不是要在战争的背景中考虑战争，而是要将我们关于战争的思考置于“一切其他事务”构成的大环境之中，当今的“一切其他事务”便被简化成为“全球化”。目前正发生在世界许多国家中的这一经济、政治与社会融合进程决定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因此它也决定了当今时代所爆发的冲突的特征——这些冲突都发生在尚未融入这一历史性融合进程的地区——即我所讲的“未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空隙区”。

许多知名安全问题专家纷纷谴责《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中所传达的乐观看法和雄心，他们觉得那本书完全摒弃了经典的“均势”范式以及他们认为构成该范式基础的“现实主义”原则。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他们会更加正确地发现这本《行动蓝图》将是对他们奉为至宝的理论所进行的进一步否定。因为在这本书里，特别是在第一章中，我将试图说服读者，使他们相信：建造这一全新全球安全秩

序所需的条件都已成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采取行动将它们变为现实，并明智地加以运用。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破除意识形态神话，驱散战争迷雾，界定那个值得我们创造的未来吧！

理解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间隙

《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出版前大概一个月，我接到了《华尔街日报》防务问题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格雷格·贾菲打来的电话。他打算在头版简介我和后来被他称之为“新战争理论”的观点。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讲，这篇简介并没有怎么介绍我自己，更多的是介绍我当时在五角大楼所作的一系列关于美国后“9·11”时代大战略的著名幻灯简报。据贾菲解释，在后越战时代的历史上出现过四次著名的简报或者演讲，它们分别塑造了那一代的军事战略思想，当时人们都将它们称为“简报”。透过这四次简报，我们便可以解释五角大楼当前为明确它所偏爱的未来的战争观与和平观所作的努力。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每个简报都与它所处的那个十年相对应。

第一个“简报”为约翰·博伊德上校所作。这位敢于打破旧习的空军上校以他的决策周期理论（即观察－目标－决策－行动构成的决策链）闻名，他提出的许多思想不仅影响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关于机动作战的定义，也催生了威廉·林德等人提出的所谓第四代战争理论（第四代战争理论以毛泽东的暴动理论为基础）。这位“疯子上校”使整整一代未来军事领袖相信战争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摧毁敌人的意志而非其所拥有的物质或人力资源，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因此而广为人知。约翰·博伊德能言善辩且言语粗俗，面对来自军方的不同层次听众，他为自己的思想做了超过1000次的精彩陈述。尽管他的渊博知识给人印象深刻，这个叛逆的改革者从未赢得将军们的喜欢，他在军界的敌人与仰慕者一样多。

20世纪80年代，另一份简报试图在里根政府对于高技术武器系统仿佛无止境的贪欲与持续的财政赤字之间寻求平衡。这一简报为有着

传奇经历的五角大楼预算分析家查克·斯平奈所作，它使当时军队内进行的有关未来战争的讨论进入了国会，也使这位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官僚成为了1983年《时代》杂志封面人物。通过引述长期经济数据，斯平奈迫使五角大楼直面他所说的“计划/现实不匹配”问题。简言之，防务计划制定者在白宫提交给国会的年度预算报告中倾向于增加新的项目，而一旦这些项目被批准，其在当前的五年计划周期之后继续发展所需要的经费最终将使美国政府掏空钱袋。换句话说，如果拟议中的项目在研发阶段的第一年仅仅需要少量资金的话，它在第十年所需资金数额——那时将包括该武器或平台（例如坦克、舰船或飞机）的实际建造、装备及维持费用——将比最初的“楔入”价格昂贵好几个数量级。读者可以想象，当时的将军们“真的”很欣赏他的直言不讳。

第三份简报情形与前两次就大不相同了，它是由被称为当今高技术军队“尤达”或“拉比”^①的那个人所作。作为兰德公司一个默默无闻的分析人员工作多年之后，安德鲁·马歇尔在1973年成为五角大楼首位——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位——新评估办公室主任。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至整个90年代，这个办公室在防务圈内一直以阐述信息技术的兴起已带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军事变革”而闻名。与博伊德上校类似，马歇尔也启发了整整一代的追随者——即所谓的“圣安德鲁教派”。我的导师、被称为“网络中心战之父”的亚瑟·塞布罗斯基海军中将也是他比较著名的追随者之一。虽然马歇尔以其沉默寡言，甚至是近乎神谕的含混讲话风格著称，他却改变了五角大楼关于战争的一整套词汇，推动美军朝着高技术的、主要在敌防区外发起攻击的军队这个方向发展，这支军队可以通过远程武器和决定性的空中力量打败敌人而不至于使地面部队遭到敌方报复。

按贾菲的分析，我关于后“9·11”时代安全环境的一系列“新地图”简报已成了将在我们这个十年内影响防务圈思维的“简报”。为什

^① 译注：尤达（Yoda），梵语，意为战士；拉比（rabbi），希伯来语，犹太教老师。